

論嶺南氣候對文學創作的影響*

曾大興

提 要：嶺南文學是一種很特殊的地域文學。嶺南文學的特殊性，與嶺南氣候的特殊性有着重要的關係。一方面，嶺南文學真實地反映了嶺南地區高溫、多雨、多濕、一日多變等氣候特點；另一方面，嶺南地區四季常青、季相不明顯的氣候環境，也影響了作家對四時變化的感知，使得嶺南文學中殊少傷春和悲秋的內容，從而導致了作品風格的平淡與生命意識的缺乏。

關鍵詞：嶺南；氣候；文學

細讀過嶺南文學的人，大都有一種感覺，覺得它和中國南方的其他地域文學例如江南文學、巴蜀文學、荊楚文學等等不一樣，和中國北方的齊魯文學、中原文學、關中文學、東北文學、西北文學等等更是大異其趣。嶺南文學是一種很獨特的文學。它的獨特性主要表現在哪裏？原因何在？相信許多人都會對這個問題感興趣，希望有一個恰當的描述與合理的解釋。

嶺南文學是一種地域文學。要了解一種地域文學的特點及其成因，必須從文學與地理環境的關係入手，探討地理環境對文學的影響。地理環境是由多種要素構成的，包括地貌、水文、生物、氣候和災害等等，籠統地講地理環境，是難以解決具體的學術問題的。無數的事實證明，地理環境對人類的影響，要以氣候的影響最為重要。法國十八世紀的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講：

* 本文係作者所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“氣候與文學之關係研究”（批准號：08BZW044）的前期成果。

“氣候的影響是一切影響中最強有力的影響”^①。這個道理也適用於文學。筆者認為，正是嶺南氣候的特殊性，導致了嶺南文學的特殊性。

一、“四時皆是夏，一雨便成秋”——嶺南的氣候特點

地理學上所講的嶺南，是指南嶺山脈以南的廣大地區，包括現在的廣東、香港、澳門、海南、廣西、福建、臺灣等七個省區。這個地區位於我國的最南部，緯度低，太陽高度較大、輻射強，受熱帶海洋的影響最大，其氣候要素的主要特徵是：溫度高，濕度大，雨水多。

據氣候學家介紹，嶺南地區的年平均氣溫，大部在18—24°C之間，北部的高山地區為17°C左右。20°C等溫線穿過莆田、韶關、河池，即福建南部、廣東、廣西的大部均在20°C以上，多數屬於南亞熱帶地區。南海諸島及臺灣、海南兩大島嶼為21—25°C，連同雷州半島的大部，則屬於熱帶地區。

嶺南地區的四季氣候特點是：冬季溫暖，夏季漫長，春季氣溫回升早，秋季降溫遲。若以候平均氣溫 $\leqslant 10^{\circ}\text{C}$ 為冬季， $\geqslant 22^{\circ}\text{C}$ 為夏季，則廣州、南寧一線以南地區已沒有明顯的冬季，夏季長達半年或接近半年。此線以北，嶺南以南冬季長一至兩個月，夏季有四個半月。臺灣、海南和南海諸島都沒有冬季，只有夏季和春秋季。1月是全年最冷的月份，嶺南北部一般介於6—10°C之間，福州、韶關、柳州一線以南的大部地區一般在12—14°C之間，臺灣、雷州半島、海南島為14—20°C，南海諸島為22—26°C。7月是嶺南最熱的月份，一般月平均氣溫在28°C以上。

嶺南是我國降水量最豐富的地區，大部份地區的年降水量為1500—2000毫米，福建的周寧—寧德，廣東的海豐—普寧、陽江—恩平、清遠—佛岡，海南的瓊中，臺灣自南而北的中央山地，年降水量都在2000毫米以上。嶺南地區降水量的季節分配有較明顯的差別，夏半年（4月—9月）的降水量佔全年的70—85%，冬半年（10月—3月）只佔全年降水量的15—30%（臺灣東北部除外）。

嶺南地區是我國的高濕地區，年平均相對濕度普遍在75%以上。臺灣、

^① 孟德斯鳩，《論法的精神》（上海，商務印書館，1963年版），372。

海南兩島的東部、大陸沿海、福建中部山區、珠江三角洲、粵西地區、桂東南及桂北山區，年平均相對濕度都在80%以上，雷州半島的海康、徐聞及海南島的海口、文昌一帶竟高達84—86%。嶺南大陸最大相對濕度多發生在春秋兩季，5、6月間正是降水量最多的月份，故濕度大。最小相對濕度一般出現在秋冬季節，此時受冬季風控制，秋高氣爽，降水少，故濕度小。^②

清代有一位叫汪森的文學家，曾在廣西為官多年。他編過一部《粵西文載》，其中有一篇《氣候論》，是這樣介紹嶺南的氣候特點的：

晁錯曰：“揚粵之地，少陰多陽。”李待制曰：“南方地卑而土薄。”土薄，故陽氣常泄；地卑，故陰氣常盛。陽氣泄，故四時常花，三冬不雪，一歲之暑熱過中。人居其間，氣多上壅，膚多出汗，腠理不密，蓋陽不反本而然。陰氣盛，故晨昏多露，春夏雨淫，一歲之間，蒸濕過半。盛夏連雨即複淒寒，衣服皆生白醭，人多中濕，肢體重倦，多腳氣等疾，蓋陰常盛而然。陰陽之氣既偏而相搏，故一日之內，氣候屢變。諺曰：“四時皆似夏，一雨便成秋。”又曰：“急脫急著，勝似服藥。”氣故然耳。大抵人身之氣，通於天地，天氣極北寒勝，極南熱勝，五嶺以南，號曰炎方，乃其高岡疊嶂，左右環合，水氣蒸之，故鬱而為嵐。^③

這個描述既符合事實，又生動形象。他認為嶺南的氣候特點，大約有三：一是四時常花，三冬不雪，一歲之暑熱過中；二是晨昏多露，春夏雨淫，一歲之間，蒸濕過半。三是一日之內，氣候屢變。

需要強調的是，嶺南地區的氣候在季相上的重要表現，就是季相不明顯。所謂季相，是指植物在不同季節的表相。植物在一年四季的生長過程中，其葉、花、果的形狀和色彩隨季節而變化。在不同的氣候帶，植物的季相是不同的。在溫帶地區，植物的季相是十分明顯的，在寒帶和熱帶地區就不明顯。季相能給人以時令的啟示，使人增強季節感。嶺南大部份地區處於熱帶，季相不明顯，這就容易給人一種錯覺，以為一年到頭都在過夏天。古人形容嶺南的氣候：“四時皆是夏，一雨便成秋”，就是季相不明顯造成的

^② 鹿世瑾等，《華南氣候》（北京：氣象出版社，1990年版），50-91。

^③ 汪森，《粵西文載》（《四庫全書》）。

一種錯覺。

二、“四時不變江頭草，十月先開嶺上梅” ——嶺南文學所反映的氣候與物候

氣候與物候，是兩個既相聯繫又有區別的概念。如果說：氣候是指整個地球或其中某一地區，在一年或一時段的氣象狀況的多年特點，那麼物候，“就是談一年中月、露、風、雲、花、鳥推移變遷的過程。”^④物候現象是非常廣泛的，在大自然中，那些受環境（主要是氣候，另外還有水文和土壤）影響出現的、以一年為周期的自然現象，都屬於物候現象。物候現象大體包括三個方面：一是植物（包括農作物）物候，如植物的發芽、展葉、開花、結果、葉變色、落葉，農作物的播種、出苗、開花、吐穗等現象；二是動物物候，如候鳥、昆蟲及其它兩棲類動物的遷徙、始鳴、終鳴、冬眠等現象；三是氣象水文現象，如初霜、終霜、初雪、終雪、結冰、解凍等等。

作家對氣候的感知，往往是通過對物候現象的把握來實現的。陸機講：“遵四時以歎逝，瞻萬物而思紛。悲落葉於勁秋，喜柔條於芳春。”^⑤劉勰講：“春秋代序，陰陽慘舒，物色之動，心亦搖焉。”^⑥鍾嵘講：“氣之動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搖盪性情，形諸舞詠……若乃春風春鳥，秋月秋蟬，夏雲暑雨，冬月祁寒，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。”^⑦所謂“四時”，就是指春夏秋冬四季；所謂“氣”，在這裏就是指氣候；所謂“物”或“物色”，在這裏就是指物候。四時氣候的變化，影響物候的變遷；變遷着的物候，觸動作家的情思（或悲，或喜），然後形諸文字或歌詠。

物候是具象的，氣候則比較抽象。作家直接描寫氣候的時候並不多，更多的時候是描寫物候，所謂“歲有其物，物有其容；情以物遷，辭以情發。一葉且或迎意，蟲聲有足引心。……故‘灼灼’狀桃花之鮮，‘依依’盡楊柳之貌，‘杲杲’為日出之容，‘瀌瀌’擬雨雪之狀，‘喈喈’逐黃鳥之

^④ 竺可楨、宛敏渭著，《物候學》（長沙：湖南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版），14。

^⑤ 陸機，《文賦》，郭紹虞主編，《中國歷代文論選》卷一，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9年版），170。

^⑥ 劉勰，《文心雕龍·物色》，《中國歷代文論選》卷一，241。

^⑦ 鍾嵘，《詩品序》，《中國歷代文論選》卷一，308-309。

聲，‘嚙嚙’學草蟲之韻。”^⑧這裏的“桃花之鮮”、“楊柳之貌”、“日出之容”、“雨雪之狀”、“黃鳥之聲”和“草蟲之韻”等等，都是物候現象。作家通過對物候現象的描寫，來傳達生命的真相，表達對自然、對人生的觀感。讀者通過作家所描寫的物候現象，可以了解一個地方的氣候特點及其變化，更可以感知生命的律動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按照一般的經驗，本地人對本地的氣候是不太敏感的，因為生於斯，長於斯，老於斯，早已司空見慣。嶺南本地作家對嶺南的氣候或者物候的感覺即是如此。他們長年生活在這一片土地之上，每天面對這種高溫多雨、四季常青的氣候，似乎並沒有甚麼新奇之感。而外地作家就大不一樣了。例如黃子高的《仰高祠夜作》：

獨眠不知曙，悄悄鄰人語。夜來榕子落，瓦上起風雨。^⑨

柳宗元的《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》：

宦情羈思共淒淒，春半如秋意轉迷。山城過雨百花盡，榕葉滿庭鶯亂啼。^⑩

兩首詩都寫榕樹。榕樹在嶺南，是一種隨處可見的常綠大喬木，雨季落葉。周去非《嶺外代答》卷八“榕”條：“四時結子，葉脫亦無時，隨落隨生。春時亦搖落滿庭。”^⑪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卷二十五“榕”條：“性畏寒，逾梅嶺則不生……有子無花，子落時常如密雨。”^⑫黃子高是香山（今廣東中山）人，一生足跡不出嶺南。他對榕樹雨季落葉這種現象是司空見慣的，他感興趣的，是榕樹的果實（榕子）像雨點一樣飄打在屋瓦上的那種聲音。而柳宗元就不一樣了。他的祖籍在河東（今山西永濟），生長在京兆長安（今陝西西安），因“永貞革新”的失敗，被貶在柳州做刺史。他最初在二月裏看見榕樹落葉時，是很有些迷惑不解的（意轉迷）。按照他在北方的生活經驗，樹木落葉，應該是在秋天，怎麼會是“春半”（即二月）呢？他當時還不知道在嶺南，乾季和雨季的區別，比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的區別還

^⑧ 劉勰，《文心雕龍·物色》，《中國歷代文論選》卷一，241。

^⑨ 陳永正選註，《嶺南歷代詩選》（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版），620。

^⑩ 柳宗元，《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》，《全唐詩》（中華書局，1960年版），3937。

^⑪ 周去非著、楊武泉校註，《嶺外代答校注》（上海：中華書局，1999年版），289-290。

^⑫ 屈大均，《廣東新語》（上海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版），617。

要大。榕樹在天氣晴朗乾燥的時候並不落葉，秋、冬皆如此；但是在下雨的時候就要落葉了，不管在時令上是屬於哪一個季節。由於尚不了解嶺南的氣候和物候特點，看見榕樹落葉的景象，他就以為是秋天到了，一年好景即將過去，於是悲秋之感便油然而生，所謂“宦情羈思”，紛至遡來。

周去非和屈大均也是這樣。周是外地（溫州永嘉）人，曾在欽州和靜江府（今廣西桂林）為官六年。屈大均則是本地（廣州番禺）人。他們對“榕”的記載也說明了這一點。周所關注的，是榕葉的“春時亦搖落滿庭”，屈所關注的，則是榕子的“落時常如密雨”。

嶺南本地人對嶺南本地的氣候，或者物候，可以說是“司空見慣尋常事”，一般不會有甚麼新奇之感。而外地人，或者嶺北之人，則往往為之感到新奇，感到驚訝，甚至迷惑。這是因為“先結構”在作怪，是因為在他們過去的經驗裏，根本就沒有這種氣候，或者物候。

也正是因為懷着這種新奇感、驚訝感，甚至迷惑感，從外地遷謫、流寓嶺南的作家們，真實而生動地描寫了許多嶺南風物，形象地記載了嶺南的氣候特點和物候變遷，從而豐富了中國文學的題材內容和審美風貌，豐富了讀者的認知世界和審美感覺，也為從事氣候學、物候學、生物學和地理學研究的學者們，提供了第一手寶貴的文獻資料。下面分四個方面來予以介紹和說明。

（一）“四時常花，三冬不雪，一歲之暑熱過中”

秋盡更無黃葉樹，夜闌唯對白頭僧。

——[唐]盧肇《題清遠峽觀音院》^⑬

榕葉交陰荀出窠，南中冬律似春和。

——[清]查慎行《冬暖》^⑭

秋盡而樹葉不黃，冬時而榕蔭如蓋、新筍破土，這種四季如春的景象，只有在“南中”即嶺南才能見得到。

南中有八桂，繁華無四時；不識風霜苦，安知零落期？

——[南齊]范雲《詠桂樹》^⑮

^⑬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（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0年版），41。

^⑭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377。

^⑮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13。

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卷二十五“桂”條：“古時番禺多桂。《山海經》云：‘賁禺之東，八桂生焉。’”^⑩內地的桂花是八月開花，江西民歌：“八月桂花遍地開”。嶺南的桂花則是四季常開，所謂“無四時”，即不分四時，不分季節，所以又叫“四季桂”。

交趾殊風候，寒遲暖復催。仲冬山果熟，正月野花開。

——[唐]杜審言《旅寓安南》^⑪

安南，即唐時的安南都護府，包括兩廣及越南的一部份，治廣州。所謂“殊風候”，即風物、氣候特殊。在內地，仲冬無果，正月無花。嶺南不是這樣，所以稱為“殊風候”。

瘴煙長暖無霜雪，槿豔繁花滿樹紅。每歎芳菲四時厭，不知開落有春風。

——[唐]李紳《朱槿花》^⑫

厭，即美。紅槿四季開花，與春天來去無關。孟琯《嶺南異物誌》：“嶺南紅槿，自正月迄十二月常開。秋冬差少耳。”^⑬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卷二十五“朱槿”：“自仲春花至仲冬……粵女多種之。插枝即生。以其花蒸醋食之，能美顏潤血。”^⑭

紅蕉花樣炎方識，瘴水溪邊色最深。葉滿叢深殷似火，不唯燒眼更燒心。

——[唐]李紳《紅蕉花》^⑮

紅蕉，即美人蕉，原產於熱帶地區。周去非《嶺外代答》卷八“紅蕉花”：“春夏開，至歲寒猶芳。”^⑯

南路蹉跎客未回，常嗟物候暗相催。四時不變江頭草，十月先開嶺

^⑩ 屈大均，《廣東新語》，614。

^⑪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23。

^⑫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66。

^⑯ 孟琯，《嶺南異物誌》，駱偉、駱廷輯注，《嶺南古代方志輯佚》（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02年版），241。

^⑭ 屈大均，《廣東新語》，665。

^⑮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67。

^⑯ 周去非著、楊武泉校註，《嶺外代答校註》，327。

上梅。

——[唐]樊晃《南中感懷》^㉓

未臘梅先實，經冬草自薰。

——[唐]許渾《歲暮自廣江至新興，往復中，題峽山寺》^㉔

在內地，梅花是在臘月開花，所以又叫“臘梅”。嶺南則不然。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卷二十五“梅”：“廣中梅於一之日已花，二之日成子。”（周曆：一之日，十月以後第一個月的日子，即冬月。餘此類推。）屈氏又云：“韶州梅，長至已開。臘月大雪，梅複開尤盛。有於舊蒂而作新花者。其地屬嶺北，故梅以臘以正月開。廣則秋末冬初，梅且開盡。往往不待長至。以地暖故開更早，氣盛則開而又開。嶺梅一歲再開花。”^㉕按樊晃所述，梅嶺上的梅在十月就開花了，比屈氏所言要早，這是因為唐代的氣溫比明清時代的氣溫要高。

羅浮山下四時春，盧橘楊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枝三百顆，不辭長作嶺南人。

——[宋]蘇軾《食荔枝》^㉖

荔枝性畏寒，受凍即枯萎，不能在北方生長，產地原只限於廣東、福建及四川的部份地區。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卷二十五“荔枝”：“荔枝以臘而萼，以春而華，夏至而翕然子赤。”^㉗夏至即陽曆6月21日或22日至7月6日或7日。又“粵東荔枝早熟”云：“社日，犀角子先熟。……又三月熟者曰三月青，四月熟者曰四月紅。……蓋以先年十月作花，故早熟也。”^㉘

《食荔枝》是蘇軾的名作。蘇軾在嶺南，前後生活了六年。他寫過許多反映嶺南的氣候（物候）的作品。他在《江月五首》的引言中說：“嶺南氣候不常，吾常云：菊花開時乃重陽，涼天佳月即中秋，不須以日月為斷

^㉓ 樊晃，《南中感懷》，《全唐詩》，1166。

^㉔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87。

^㉕ 屈大均，《廣東新語》，612-613。

^㉖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144。

^㉗ 屈大均，《廣東新語》，621。

^㉘ 屈大均，《廣東新語》，P661。

也。”^②他對嶺南的氣候特點概括得是很準確的。

姚黃魏紫向誰賒？鬱李櫻桃也沒些。卻是南中春色別，滿城都是木棉花。

——[宋]楊萬里《三月一十雨寒》^③

春深絕不見妍華，極目黃茅際白沙。幾樹半天紅似染，居人云是木棉花。

——[宋]劉克莊《潮惠道中》^④

木棉是熱帶植物。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卷二十五“木棉”：“正月發蕾，似辛夷而厚，作深紅、金紅二色。蕊純黃六瓣，望之如億萬華燈，燒空盡赤，花絕大……花時無葉，葉在花落之後……自仲春至孟夏，連村接野，無處不開，誠天下之麗景也。”^⑤

化工到得巧窮時，東補西移也大奇。君看桃柳一窠子，竹身杏葉海棠枝。

——[宋]楊萬里《題桄榔樹》^⑥

桄榔也是熱帶植物。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卷二十五“桄榔”條：桄榔，“與檳榔、椰、蒲葵三種，皆號木中之竹……諸洞宇多植桄榔、蒲葵、木棉，佛寺多植菩提，裏社多榕，池塘堤岸多水松、荔枝。”^⑦

來時麥苗綠，歸路麥穗黃。南方冬春交，物候總不常。

——[清]查慎行《二月八日初離廣州》^⑧

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卷十四“麥”：“麥屬陰而粟屬陽。嶺南陽地，故多粟而少麥。多小麥而少大麥。晚禾既獲，即開畦以種小麥，正月而收。然作面常有微毒，以霜雪少，麥花夜吐，又種於冬收於春，以春為秋，故其性

②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145。

③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245-246。

④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270。

⑤ 屈大均，《廣東新語》，615-616。

⑥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252。

⑦ 屈大均，《廣東新語》，630-631。

⑧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378。

罕良。”^⑩北方是秋天種麥，夏天收麥；嶺南則冬天種麥，春天收麥，二月八日就見“麥穗黃”了，故云“物候總不常”。

以上所述榕、筍、八桂、槿、紅蕉、梅、荔枝、木棉、桄榔、麥等10種植物物候，均體現了嶺南地區“四時常花，三冬不雪”的氣候特點。再看這裏的“暑熱”：

南越逢初伏，東林度一朝。曲池煎畏景，高閣絕微飄。
竹簾移先灑，蒲葵破複搖。地偏毛瘴近，山毒火威饒。
袁汗晞如濯，親床枕並燒。墮枝傷翠羽，萎葉惜紅蕉。
且困流金熾，難成獨酌謙。望霖窺澗澗，思吹候纖條。
旅恨生烏滸，鄉心系洛橋。誰憐在炎客，一夕壯容銷。

——[唐]劉言史《廣州王園寺伏日即事寄北中親友》^⑪

初伏，也就是夏至後的第三個庚日（舊曆以時日配天干地支，每十天必有一個庚日），夏至在6月21日或22日至7月6日或7日，那麼初伏，也就是七月中、下旬。內地諺語：“熱在中伏”。但嶺南的“初伏”就已經很熱了。這時候的最高氣溫，可達35°C。嶺南的夏天，是內陸熱於沿海，盆地熱於山地。廣州屬於沿海，應該說還不是最熱的地方。但據詩人的描述，已經是酷熱難耐了。

嶺南的天氣，直到農曆九月也還很熱。蘇轍《閏九月重九與父老小飲四絕》之一中寫道：

九日龍山霜露凝，龍川九日氣如蒸。^⑫

龍山，在今湖北江陵，是晉時孟嘉重九日登高處；龍川在廣東，當時的循州治所，現在的河源市龍川縣。“閏九月重九”，是說這一年閏九月，有兩個重陽節，這首詩寫在第二個重陽節。這個時候在內地的江陵，已是霜露凝結、秋冬之際了，而在嶺南的龍川，卻是熱氣如蒸，還在過夏天。由此可見“一歲之暑熱過中”這句話，一點不假。

(二) “晨昏多露，春夏雨淫，一歲之間，蒸濕過半”

^⑩ 屈大均，《廣東新語》，377。

^⑪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72。

^⑫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159。

積雨生昏霧，輕霜下震雷。

——[唐]杜審言《旅寓安南》^⑨

安南即唐時的安南都護府，治所在今廣州。杜審言被徙峰州（今越南北境）時，來往皆經過廣州。這首詩當是寫在廣州。據曾隆穎所作《廣州的自然曆》載，1964-1982年間，廣州“初霜”的平均日期在1月7日，最早日期在12月5日，最晚日期在2月11日；廣州“終雷”的平均日期則在10月11日，最早日期在9月11日，最晚日期在11月15日。^⑩唐時廣州的溫度，要比今天高1°C-2°C。唐代廣州的“初霜”和“終雷”，應該比這個時間還要晚一點。杜審言旅寓廣州時，居然在“輕霜”之日聽到了“震雷”，這當然是很奇特的。這就表明嶺南的雨是很多的，春、夏之季不必論，即便深秋季節，也還有“積雨”，有“昏霧”，而且有“震雷”，誠所謂“一歲之間，蒸濕過半”。又如：

重林宿雨晦，遠岫孤霞明。

——[唐]楊衡《經端溪峽中》^⑪

炎風雜海氣，暑雨每成霖。塗泥親杖屨，苔蘚漬衣襟。

——[唐]楊衡《南海苦雨寄贈王四侍郎》^⑫

地濕煙嘗起，山青雨半來。

——[唐]宋之問《登粵王臺》^⑬

由於高溫多雨，氣候濕熱，故山林間多有瘴氣。如：

日夜清明少，春冬霧雨饒。身經火山熱，願入瘴江消。

——[唐]宋之問《早發韶州》^⑭

潭蒸水沫起，山熱火雲生。

⑨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23。

⑩ 曾隆穎，《廣東省廣州的季節劃分與自然曆》，收宛敏渭主編，《中國自然曆選編》（上海：科學出版社，1986年版），284-285。

⑪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61。

⑫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62。

⑬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27。

⑭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25。

——[唐]宋之間《入瀘州江》^⑮

南海風潮壯，西江瘴癘多。

——[唐]張說《端州別高六載》^⑯

瘴氣，指山林間因蒸濕鬱熱而致人疾病之氣。嶺南尤多。瘴氣在平原地區是很少的，主要是在山區。汪森《氣候論》云：“郡居夷曠者，猶或差勝，若城依岩谷，或近卑濕，崎嶇迫厄間，有近午方見日色者。至若蠻溪嶺峒，草木蔚薈，虺蛇出沒，江水有毒，瘴氣易染，春三月曰青草瘴，四五月曰黃梅瘴，六七月曰新禾瘴，八九月曰黃茅瘴，又曰桂花瘴、菊花瘴。商旅氓，觸熱征行，與夫飲食起居不節者，每為所中。”^⑰“瘴氣”是個甚麼樣子？請看下面這首詩：

山有濃嵐水有氣，非霧非煙也非雲。北人不識南中瘴，只到龍川指以君。

——[宋]楊萬里《明發龍川》^⑲

“瘴氣”一詞，常見於詩詞之中，但具體描寫“瘴氣”的詩，似只此一首。^⑳文獻證明，楊萬里的描寫是非常真實而形象的。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卷一“瘴”條：“其蒸變而為瘴也，非煙非霧，蓬蓬勃勃。又起於水間，與山嵐相合。”瘴氣之由，即在天氣的鬱蒸。周去非《嶺外代答》卷四“瘴”條：“南方凡病，皆謂之瘴，其實似中州傷寒。蓋天氣鬱蒸，陽多宣洩，冬不閉藏，草木水泉，皆稟惡氣。人生其間，日受其毒，元氣不固，發為瘴疾。”

(三) “一日之內，氣候屢變”

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卷一“風候”：“嶺南之地，其屬韶陽者。秋冬宜寒而反熱，春夏宜熱而反寒……大抵冬不甚寒而春寒，夏不甚熱而秋熱，似與嶺北氣候較遲。”^㉑這種現象在文學作品中也有反映。如：

^⑮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29。

^⑯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34。

^⑰ 汪森，《粵西文載》(《四庫全書》)。

^⑲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247。

^㉑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247。

^㉒ 屈大均，《廣東新語》，14。

江雲帶日秋偏熱，海雨隨風夏亦寒。

——[唐]許渾《朝臺送客有懷》^①

木棉花落南風起，五月交州海氣涼。

——[明]汪廣洋《廣州雜詠》^②

這是寫一年之中氣候無常。更多的、更常見的，是“一日之內，氣候屢變”。嶺南的氣候，不僅是高溫、多雨，而且氣溫的日變化也大，一日之內，溫度的升降可達6-8°C。如：

晴雲欲平常揮扇，曉霧生寒又著綿。自是嶺南多氣候，日中常有四時天。

——[宋]龔茂良《題惠來驛》^③

粵南天欲盡，風氣迥難持。一日更裘葛，三家雜漢夷。

——[明]吳國倫《高州雜詠》^④

“風氣迥難持”，即一日氣候多變，頗難將息。這個描述是非常真實的。即如筆者寫作這篇文章的2009年12月間，早晨的廣州，氣溫只有10°C左右，上身要穿一件T恤、一件羊毛衫、一件棉襖。至11點以後，氣溫達到16°C左右，就要脫掉棉襖，換上夾克；至下午兩三點，氣溫再昇至20°C左右，連羊毛衫都要脫掉，只穿T恤和夾克了。許多年輕人在下午這個時候甚至連夾克都不穿了，只穿一件T恤。這不就是“一日更裘葛”的最好證明嗎？又如：

海氣空蒙日夜浮，山城才雨便成秋。

——[明]汪廣洋《登南海驛樓》^⑤

炎方入夏偏多雨，海國逢晴也半陰。

——[清]潘耒《惠來道中》^⑥

周去非《嶺外代答》卷四“廣右風氣”云：“南人有言曰：‘雨下便寒一晴便熱，不論春夏與秋冬。’此語盡南方之風氣矣……欽陽雨則寒氣漸漸襲

①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86。

②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310。

③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235。

④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328。

⑤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306。

⑥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373。

人，晴則溫氣勃勃蒸人，陰濕晦冥，一日數變，得頃刻明快，又復陰合。冬月久晴，不離葛衣紈扇；夏月苦雨，急須襲被重裘。大抵早溫、晝熱、晚涼、夜寒，一日而四時之氣備。”^⑦說的是欽州，其實概括了嶺南氣候的基本特點。

（四）與氣候密切相關的生活習性

嶺南炎熱、蒸濕的氣候環境，直接影響到人們的生產、生活、健康狀況、氣質、觀念、情趣、風俗習慣等等，僅以生活習性而言，則直接影響到他們的飲食、服飾、居住、出行等各個方面。這些生活習性在文學作品中也多有反映。這裏只講其中的兩種。

1、赤足

粵女市無常，所至輒成區。一日三四遷，處處售蝦魚。

青裙腳不襪，臭味猿與狙。孰云風土惡？白州生綠珠。

——[宋]秦觀《海康書事》^⑧

“臭味猿與狙”，是說附近各處來海康（今湛江雷州）賣魚蝦的女子，都同氣相求，如猿與狙之同類。而“腳不襪”，即光腳不穿鞋襪，此即氣候炎熱、蒸濕所致。但是不能說她們不美，例如在白州（廣西玉林市博白縣），還出了綠珠這樣的大美人呢！

溪邊赤足多蠻女，門外青簾盡酒家。

——[宋]李光《丙寅元日偶出，見桃李已離披，海南風土之異，不無感歎。獨追維三伏中荔枝之勝，又江浙所不及也。因並見於詩。】^⑨

蠻女科頭足踏塵，丈夫偏裹越羅巾。無分晴雨穿高屐，豈是風流學晉人？

——[清]徐乾學《潮州雜興》^⑩

“足踏塵”，就是不穿鞋襪。“屐”，就是木屐，狀似拖鞋，前後著

^⑦ 周去非著、楊武泉校註，《嶺外代答校註》，149。

^⑧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168。

^⑨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219。

^⑩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360。

地，中間略凹。女人“足踏塵”與男人“穿高屐”，都是由於氣候炎熱、蒸濕所致。在今天的嶺南，“足踏塵”的女人與“穿高屐”的男人是難以看到了，但是穿拖鞋的女人和男人則比比皆是。許多人出門時穿皮鞋，進到辦公室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皮鞋脫掉，換上拖鞋；許多人回到家裏，甚至連拖鞋也不穿了，乾脆赤足。

2、嚼檳榔

寂寂孤村竹映沙，檳榔迎客當煎茶。

——[宋]陳與義《又和大光》^⑪

新插芭蕉一兩叢，女牆多種木芙蓉。朱唇輕染胭脂色，愛嚼檳榔玉齒紅。

——[明]宋徵璧《潮州竹枝詞》^⑫

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卷二十五“檳榔”云：“粵人最重檳榔，以為禮果，款客必先擎進。”又云：檳榔“入口則甘漿洋溢，香氣薰蒸。在寒而暖，方醉而醒。既紅潮以暈頰，亦珠汗而微滋。真可以洗炎天之煙瘴，除遠道之饑渴。雖有朱櫻、紫栗，無可尚之矣。……予嘗有《竹枝詞》云：‘日食檳榔口不空，南人口讓北人紅。灰多葉少如相等，管取胭脂個個同。’”^⑬

何為“灰多葉少”？周去非《嶺外代答》卷六“食檳榔”云：“灰即蜆灰，葉即蔓葉。”周氏云：“自福建下四川與廣東、西路，皆食檳榔者。客至不設茶，惟以檳榔為禮……唯廣州為甚，不以貧富、長幼、男女，自朝至暮，寧不食飯，唯嗜檳榔……詢之于人，何為酷嗜如此？答曰：辟瘴、下氣、消食。食久，頃刻不可無之，無則口舌無味，氣乃穢濁。”^⑭

可見嶺南人的酷嗜檳榔，首要的目的即在於“辟瘴”，在於“洗炎天之煙瘴”，也是氣候的炎熱、蒸濕所致。

三、也不傷春，也不悲秋

——嶺南氣候對作家個體生命意識的影響

^⑪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212。

^⑫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346。

^⑬ 屈大均，《廣東新語》，629。

^⑭ 周去非著、楊武泉校註，《嶺外代答校註》，235-236。

傷春和悲秋，是由春天和秋天的特定物候，例如花開花謝、草長鶯飛、落葉飄零、鴻歸燕至等等，所引發的兩種既有聯繫也有區別的令人傷感和悲戚的情緒。人們由自然界的物候的變遷，想到自己的生命狀況，想到當下的處境和未來的命運，例如青春消磨、年華老去、人生苦短、來日無多，或者去國懷鄉、銜冤負屈、坎坷沉淪、懷才不遇等等，從而對自然、對人生、對歷史、對現實，發出種種沉吟或浩歎。這是中國作家（尤其是古代作家）的兩種最為普遍、最為典型的情緒體驗，也是中國文學中的兩個最基本的主題類型。

判斷一個作品是不是傷春或悲秋之作，不是看它所抒發的情感，而是看它所描寫的景物。因為類似青春消磨、年華老去、人生苦短、來日無多，或者去國懷鄉、銜冤負屈、坎坷沉淪、懷才不遇等等情感，也經常在別的主題類型的作品如詠物、詠史、懷古、懷人、思鄉、遊仙之作中出現。傷春、悲秋之所以成為兩個特別的主題類型，就是因為上述這些情感，是帶有季節性的，是由春天或秋天的特定的景物所觸發的。

景物包羅萬象，並不是所有的景物都是物候。所謂物候，如上所述，是指“一年中月、露、風、雲、花、鳥推移變遷的過程”（竺可楨語）。只有那些受氣候等環境因素的影響而出現的、以一年為周期的自然現象，才叫物候。包括植物物候（如植物的發芽、展葉、開花、結果、葉變色、落葉，農作物的播種、出苗、開花、吐穗等）、動物物候（如候鳥、昆蟲及其它兩棲類動物的遷徙、始鳴、終鳴、冬眠等）以及氣象水文現象（如初霜、終霜、初雪、終雪、結冰、解凍等）。物候現象有兩個主要特點，一是它的周期性，一是它的地域性。在嶺南這個“四時皆似夏”、“季相”不明顯的地方，能夠引起作家的傷春和悲秋之感的物候，原是很少很少的。

由於“季相”不明顯，缺乏相應的能夠觸發作家的傷春和悲秋之感的物候，所以就難以產生真正的傷春和悲秋的作品。這是嶺南文學的一個特點，也是一個最突出的特點。這個特點，過去沒有人發現過。

文學史上許多內地作家，由於種種原因被流放、貶謫、遷徙到嶺南，雖不乏去國懷鄉之感，卻鮮有傷春悲秋之作。不是他們的內心裏沒有傷悲，而是嶺南這個地方，“四時皆似夏”，季節不分明，“季相”不明顯，春花不謝，秋葉不凋，春無來燕，秋無歸鴻，沒有相應的物候觸發他們的春懷和秋

思。換句話說，觸動他們的去國懷鄉、銜冤抱屈、坎坷沉淪、懷才不遇之感的，並不是內地常見的春花秋葉、春鳥秋蟲等等物候，而是別的景物，或者人事，是這些景物或人事，觸發了他們對嶺南這個流放、貶謫、遷徙之地的陌生感、疏離感，甚至是恐懼感，進而引起了他們的傷悲。例如：

交趾殊風候，寒遲暖復催。仲冬山果熟，正月野花開。

積雨生昏霧，輕霜下震雷。故鄉逾萬里，客思倍從來。

——〔唐〕杜審言《旅寓安南》^⑯

在嶺南這個地方，仲冬仍結果，正月即開花，深秋時節竟然還有雷聲，沒有內地常見的春之落花與秋之落葉。而他的“客思”，即去國懷鄉之情，也不是因為花謝、葉落而引起的，而是因為對嶺南風物的一種整體的陌生感引起的。再如：

地濕煙嘗起，山青雨半來。冬花采蘆桔，夏果摘楊梅。

跡類虞翻枉，人非賈誼才。歸心不可度，白髮重相催。

——〔唐〕宋之間《登粵王臺》^⑰

這裏只寫了“冬花”和“夏果”，沒有涉及春花和秋葉，觸發他的“歸心”的，不是春秋兩季的物候，而是冬景和夏景，以及虞翻被謫、賈誼蒙冤這兩件“人事”。又如：

端州江口連雲處，始信哀猿傷客心。

——〔唐〕李紳《聞猿》^⑱

“傷客心”的媒介，或者觸發物，是“猿”的鳴叫，而“猿”的鳴叫是不具周期性、不具季節性的，不是春天或秋天的物候現象。

不堪腸斷思鄉處，紅槿花中越鳥啼。

——〔唐〕李德裕《貶崖州司戶道中》^⑲

據《嶺南異物誌》：“嶺南紅槿，自正月迄十二月常開。”^⑳“紅槿”的開謝與“越鳥”的啼叫，都是不具周期性的、不具季節性的，都不是春天

^⑯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23。

^⑰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27。

^⑱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67。

^⑲ 黃雨選註，《歷代名人入粵詩選》，81。

^⑳ 孟瑋，《嶺南異物誌》，241。

或秋天的物候現象。

內地作家在內地，尤多傷春悲秋之作，在嶺南則幾乎沒有；嶺南作家在內地，也不乏傷春悲秋之作，然而一回到嶺南，就很難再有了。例如：

戍晚樓烏亂，城秋班馬哀。茫茫王霸業，撫劍獨徘徊。

——[清]屈大均《登潼關懷遠樓》^⑦

西望雲州但夕陽，漢家何處有金湯？三年馬首迷春草，八月龍沙怨早霜。夢逐黃河穿塞盡，愁隨秋雁入關長。平生壯志成蕭瑟，空復哀歌吊戰場。

——[清]屈大均《望雲州》^⑧

秋林無靜時，落葉鳥頻驚。一夜疑風雨，不知山月生。

松門開積翠，潭水入空明。漸覺天雞曉，披衣念遠征。

——[清]屈大均《攝山秋夕作》^⑨

潼關在陝西，雲州即今山西大同，攝山即棲霞山，在南京。以上三首詩，都是屈大均的作品。屈大均是“嶺南三大家”之一，在明末清初的中國詩壇影響很大。為了尋求反清復明，他曾經四處奔走，到過許多地方。他對內地的氣候變化是很敏感的，無論是在西北的潼關、北方的大同，還是長江流域的南京，他都有悲秋和傷春之作。他的詞，如《浣溪沙·血灑春山盡作花》、《一落索·杜宇催春從汝》、《夢江南·悲落葉》，也都是很好的傷春悲秋之作，也都寫於內地。可是一旦回到嶺南，他似乎就失去了對氣候的敏感，既不悲秋，也不傷春了。例如：

翠微春更濕，煙雨欲無山。白鶯一溪影，桃花何處灣？

漁村疏竹外，古渡夕陽間。田父不相識，相隨穀口還。

——[清]屈大均《江皋》^⑩

這是典型的嶺南春景。閑淡幽雅，連一點傷春的影子都沒有。

黃培芳也是如此。在北方就悲秋，到了嶺南就不悲秋了。例如：

^⑦ 陳永正選註，《嶺南歷代詩選》，356。

^⑧ 陳永正選註，《嶺南歷代詩選》，364。

^⑨ 陳永正選註，《嶺南歷代詩選》，352。

^⑩ 陳永正選註，《嶺南歷代詩選》，377。

三輔扼雄關，蒼茫秋色間。風高碣石館，日落薊門間。
塞馬平原牧，居人古柳環。寒衣刀尺急，詞客幾時還？

——[清]黃培芳《燕郊秋望》^⑭

這是詩人於嘉慶二十四年（1819）在北京太學讀書時的作品，是一首很成功的悲秋之作。及至第二年（1820），他回到嶺南，就不再悲秋了：

氣候南來暖漸舒，重裘盡卸薄綿初。江流碧玉山如黛，愛聽鄉音喚賣魚。

——[清]黃培芳《過清遠》^⑮

有客輕舟雲水邊，空蒙載入蔚藍天。珊瑚逐影春流亂，十里清溪放木棉。

——[清]黃培芳《金溪即目》^⑯

黃培芳在清代的嶺南詩壇頗有地位。論者謂其“詩格高渾，有山水清音。”黃喬松《香石詩鈔題辭》更謂其“不僅作詩人，而詩兼眾妙”，“如秋菘春韭，味出自然，要皆和平中正之音，而以清真為主”。他的這兩首詩，確實當得起一個“清”字，但絕對沒有“悲”或“傷”的色彩。

不僅僅是屈大均和黃培芳，可以說，幾乎所有的嶺南作家，大凡寫在嶺南本地的作品，都沒有傷春或悲秋的色彩。這方面的例子可以說是不勝枚舉。我們先看寫春景的：

池草不成夢，春眠聽雨聲。吳蠶朝食葉，漢馬夕歸營。花徑紅應滿，溪橋綠漸平。南園多酒伴，有約候新晴。

——[明]趙介《聽雨》^⑰

這首詩寫春雨，但是並不傷感，詩人期待着天晴之後的南園之約，心情還很好。趙介是番禺人，一生未仕，足跡未出嶺南。

九十韶光，回頭過半，久雨初晴。百草抽芽，垂楊著絮，幾處開耕。
撩人蝶蝶鶯鶯。最叵耐、啼鵑數聲。昨日花朝，今朝寒食，明日清明。

和
合

^⑭ 陳永正選註，《嶺南歷代詩選》，602。

^⑮ 陳永正選註，《嶺南歷代詩選》，603。

^⑯ 陳永正選註，《嶺南歷代詩選》，600。

^⑰ 陳永正選註，《嶺南歷代詩選》，136。

——[清]黃子高《柳梢青·寒食日石溪莊作》^⑧

這首詞寫寒食日的春景，也沒有傷春之意，心情很好。黃子高是香山人，只做過廣州學海堂學長，沒有在外地做過官，一生足跡主要在嶺南。

再看寫秋景的：

豆花棚外稻花稠，綠野青山一片秋。詩思渺然人獨立，夕陽林外看耕牛。

——[清]林伯桐《秋日》^⑨

作品寫秋野風物，無任何悲秋之意。此人一直生活在嶺南，做過廣州學海堂學長和德慶州學正，沒有在外地為學為做的經歷。

一棹三山十餘里，三更將入二更初。零煙漠漠秋蒹綠，月色江聲聞打魚。

——[清]李士楨《舟泊三山》^⑩

三山在南海縣境，是珠江邊的一坐小山。作品寫珠江三角洲水鄉秋景，清新幽美，亦無半點悲秋之意。

暮蟬不語抱疏桐，寥闊雲天少過鴻。涼月一棚星數點，豆花風裏聽秋蟲。

——[近]張維屏《雜憶》^⑪

蟬不語，鴻少過，秋蟲的聲音不是從衰草裏傳來的，而是從豆花風裏傳來的，流露出生命的歡悅。作品雖寫了不少秋景，但無悲秋的意思。

傷春和悲秋，體現了作者的生命意識，體現了作者對個體生命的狀態、價值和意義的關切，因而是有積極意義的，也是最能打動讀者的所在，因為它以作者對於生命的感悟，喚起了讀者對於自身生命的自覺。

人，只是大自然的一份子，人的生老病死，無不遵循着大自然的規律。就像大自然的花、草、蟲、鳥一樣，人的生命也是有限的。俗話講：“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。”就是這個道理。然而，人由於世俗事務的種種牽纏，往往忽

⑧ 朱庸齋選、陳永正注，《嶺南歷代詞選》，157。

⑨ 陳永正選註，《嶺南歷代詩選》，595。

⑩ 陳永正選註，《嶺南歷代詩選》，597。

⑪ 陳永正選註，《嶺南歷代詩選》，655。

視了這一點。而自然界的花開花謝，草長草枯，雁去燕來等等物候現象，無疑是對人的一種友善的提醒。它們讓人知道：人的生命也是有限的。那麼人就應該在有限的人生，讓自己的生命更充實，更快樂，更有價值，更有意義。作家們正是以自己的敏感，發現了物候的變遷，捕捉到了自然界生老病死的資訊，然後把這一切和自己當下的生命狀態聯繫起來，形諸文字，發為吟詠，既警醒自己，也警醒讀者。這就是傷春、悲秋之作的生成機制。從這個意義上講，四時物候對於作家的意義，傷春悲秋之作對於讀者的意義，可謂大矣。

嶺南這個地方，四季常青，三冬不雪，這是大自然對生於茲、長於茲、死於茲的嶺南人的一種恩惠。值得注意的是：大自然在給予嶺南人恩惠的時候，也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嶺南人的感覺，使嶺南人陶醉於四季常青的環境，往往忽略了生命本身在靜悄悄地流逝。嶺南人眼前所見的，永遠是鮮花，永遠是綠色，這就容易讓嶺南人產生一種錯覺，以為自己一直生活在春天裏。其實大自然從來就沒有改變過春、夏、秋、冬的運程，從來就沒有改變過生、老、病、死的節律。只是嶺南人未能通過氣候的四時變化來領略春、夏、秋、冬的全部內涵，未能通過物候的周期性變遷來感受生、老、病、死的全部意義而已。嶺南人在不知不覺中變老。

嶺南的文學，尤其是嶺南本地作家在嶺南本地創作的文學，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傷春和悲秋的作品，這是一個事實。這個事實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。一方面，這樣的文學確實能給人一種清淡的美感；另一方面，這樣的文學由於缺乏應有的生命意識，也未免給人一種平淡的感覺。就像我們熟悉的粵菜那樣，清新，鮮嫩，爽滑，平和，但是不夠刺激。

不能否認，嶺南的文學，除了清淡的風格，還有雄直的風格，除了平和的一面，還有慷慨悲歌的一面。但是，它的雄直，它的慷慨悲歌，往往是在異族入侵、國勢岌岌的背景之下發生的。例如宋、元易代之際，明、清易代之際，以及鴉片戰爭、抗日戰爭時期，在嶺南的文學中，就出現了許多雄直的、慷慨悲歌的作品。但是，這一類的作品所抒寫的，大多是政治上的興亡之感，是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的集體訴求，是國家意識，民族意識，或者家園意識，社會意識，很少涉及到個體的生命意識。而在政局穩定，或者外患平息之後，雄直的風格就被清淡的風格所替代。誠然，清淡的風格與生命意識的表達並不矛

盾，問題是，生命意識的表達，需要有相關的物候現象的觸發，而嶺南的文學，缺乏的就是一些可以觸發作者的生命意識的物候。所以從總的方面來看，嶺南文學的生命意識，同內地文學相比，還是有些欠缺的。

缺乏生命意識的文學，給人的感覺就是平平淡淡，不夠敏銳，不夠深刻，不夠厚重，缺乏一種觸及靈魂、發人深省的力度。這是嶺南文學的宿命，是特殊的氣候條件造成的，與作家的學力、才氣和智慧無關。好在嶺南文學還有它雄直的一面，而這雄直，甚至是內地許多地方的文學所不及的，可以彌補它在生命意識方面的缺憾。

餘論

最後有一個問題需要做點說明。明清時期，是中國氣候史上的“小冰期”。從1537年至1893年，嶺南地區經歷了6個冷冬年段，分別為：1537-1549，1614-1619，1682-1690，1757-1763，1830-1836，1887-1893。由於氣候變冷，在嶺南人寫於嶺南本地的作品中，也會出現過霜、雪這種物候，但為數極少；由於氣候變冷，在嶺南人寫於嶺南本地的作品中，也會出現過若干傷春、悲秋之作，但其悲傷意緒並不濃厚，遠遠不能和那些寫於內地的同類作品相比。這是因為：第一，在明清“小冰期”，嶺南的氣候在全國來講，仍然是最暖和的；在長達356年的漫長歲月裏，嶺南只經歷過6個冷冬年段，加起來也不過43年，而“四時皆似夏”，高溫多雨，四季常青，仍然是其主要的氣候（物候）特點。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卷一“風候”云：“廣州風候，大抵三冬多暖，至春初乃有數日極寒。冬間寒不過二三日復暖。暖者嶺南之常，寒乃其變。”^②說的是廣州，其實代表了嶺南。第二，嶺南本地的文學向來缺乏傷春、悲秋的作品，沒有形成這個傳統，所以即使遇到氣候偶爾變冷的日子，也難以形成一個傷春、悲秋的氛圍和心境。

（曾大興 澳門 澳門大學中文系 / 廣州 廣州大學中文系）

^② 屈大均，《廣東新語》，13。